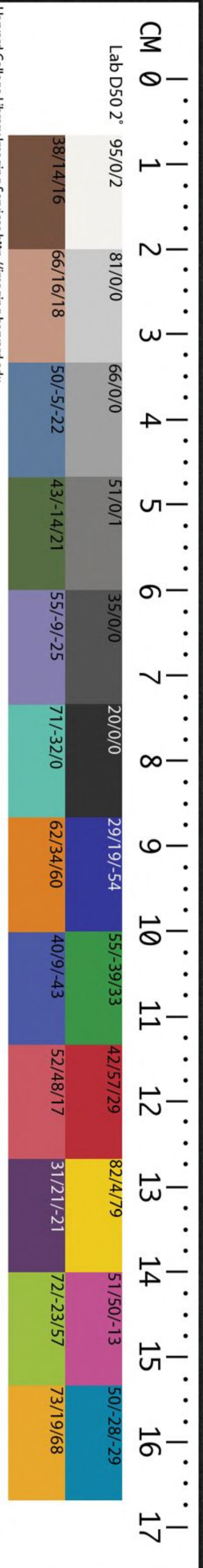


TS 262.9/6638(4)

3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DEC 9 1923

聊問堂新編小史警鐘卷之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雲陽唾唾道人編著

黃陵咏月山天杖閱

海烈婦米杼沈芳

第十三回

賢德婦失歲得練

自古紅顏豈是稀、欲得慧心寧難期、愛丈夫、莫失志、
多讀幾本書、恨却年荒怎支持、相保守、不忍離、
何人知、甘心把糟糖米度、飢只嘆、薄命不逢時、



右調憶嬌娘

娶婦原在取德為先，若以德行不甚要緊，而一味欲求其花容玉貌，苟一旦僥倖以為得偶佳人，喜不自勝，此乃妄人之想，何足為法。蓋婦人有色則驕傲無忌，心思莫測，更有一種痴迷丈夫，見其窈窕可愛，他若一奉一動，則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致意奉承，要使他快樂，故枕邊之際，花言巧語，淫浚百般，彼以為佳音嘖嘖，洗耳而听，不能辨其是非，勿謂一句挑撥，就是百十句的挑撥，再無不入耳之理。若是有德之婦，端莊淨一，只是愛丈夫勤讀窓前，自己又克盡婦職，臨事不苟，若有一句挑撥

竟是他仇敵一般，還道是不入耳之語，頗竟厭听。若再加之，以丈夫之弱，自己容貌之美，又無公婆拘束，兒女碍眼，值遇有可苟之境，挑逗之入，自無不入于邪者，所以到後，這少不得不是被人騙賣為娼，就是被人拿住送官，輕則打死，重則凌辱，割有個甚的好結局。然而此乃淫污卑賤之婦所為，亦不槩見。大約中平之婦居多，也不節烈，也不歪邪的，十有八九，堅於心如鐵石，志若霜柏，惜名節，顧廉恥，可生可殺，而身不可辱者，十有其一。若是皎皎如月，馳馳如風，耳不聞邪言，目必觀正畧，有所犯，如斷臂截肌，視死如歸，魂殺奸人，自己忘生而決烈者，蓋亦

罕見斯人在世則千古名香在冥則為正神可見婦女節操貞烈雖替丈夫爭氣却是他自己的無窮受用越發談咬釘嚼鐵的節烈起來德是如今也伴現在不遠的事說來好替天下女人家長些志氣立些脊骨話說江南徐州府有一秀才姓陳名有量年犯二十五歲父母双亡並無兄弟素性孱懦為人質朴娶妻海氏年二十歲亦徐州人也生得真有沉魚落雁之容羞花閉月之貌婦德女工無不具備自十六上上嫁與有量足不知戶聲不聞外有量家貧如洗日不能給全賴海氏做針指做給丈夫讀書每晚有量課業海氏就坐在旁心不是緝藤就

是做鞋縫衣同丈夫做伴丈夫讀至三更他也至三更丈夫至五鼓他也到五鼓若是有量要老早睡竟他便勸道你我無甚指望全望書裡博個功名焉可貪眠懶惰就是丈夫讀完書上床他還將手中生活做完了方纔安睡一到天色微明就先起來做他女工直至日出料知丈夫將近起來他纔去燒臉水燂早粥毫不耍丈夫費心雖隆冬酷暑風晨雨夕無不如是再沒有一點怨苦之意有時有量自不過意對他哭道我自恨讀了這幾句穿不得吃不得爛窮書致你不停針夜不住剪線線就飢受寒是人吃不得的苦俱是你受尽反叫我安居

業真是我為男子的萬不如你，我何忍累你如此受苦。我寸心破裂，你從今不要眠遲起早，萬一天袂絕我，寧可大家俱死，何苦教你一人受罪。海氏反笑勸道：「說那裡話。自古道：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且貧者士之常，你看自古得志揚名的，那一個不從困苦中得來。况執曰炊爨縫補，得婦職所宜。這是妾本等之事，你不要管我。你只一心讀書，不要灰了志氣。」

夫婦相勸相慰，一個單管讀書，一個專心針指，倒也濃補了幾

年，雖不能十分飽煖，却也不至十分飢寒。誰知天不奏巧，到這

年上，赤旱焦土，徐州顆粒無收，飢饉而死者填滿道路，有量家

中全靠着海氏，下個指尖上度日。如此年成家，還顧不過。昨

來那閑錢買做生活，就是間或有幾家沒柰何要做的，也都省

儉十件，只做一件了。海氏見生活沒得做，又不能作無米之炊，

要對丈夫說，又恐分他讀書的心，要不對他說，委實不能存濟。

一會又思量道：「他又沒處生發，就是對他說也沒用。徒然添他

在內煩惱，遂隱忍不言。一味自己苦熬，每日在針頭上尋得計，

把大麥將來磨成靚子，焙成粥，與丈夫吃。把丈夫吃不了的，自

己還不敢動，依舊蓋好，留與丈夫作第二頓。自己却瞞着丈夫，

在廚房將滾水調糠，慢吞燕，死挨度命。一日有量，因要覓火

不見妻子自己到廚房來取望見妻子手捧一碗黃飯在那裡吃見他來忙將碗向鍋底下一藏有量看的眼裡只作不知心內想道他吃得是什麼東西見我來就藏起難道這等艱難家中沒有米不成料來不過是糲子飯這些東西是你辛苦上掙來的原該你多受用些你吃些罷了何必瞞藏又轉一念道他素常不是這樣人怎今日做此形狀全不像他做的事一頭取水一頭心上不快不竟失手將個水壺跌于地下打的粉碎有量連声叫道可惜可惜海氏看見恐丈夫煩惱直來勸道物數當然何必介意我梳盒中有個油碟兒倒也雅致堪為水池你拿

去盛水我另尋個粗碟兒一盞有量正欲設法他進去便乘機答道正好你去拿來與我盥洗乾淨海氏遂欣然去取有量待妻轉身就急急往鍋底取出那碗飯來一看原來是一碗濕糠好不傷心可憐不覺失聲大哭海氏拿着碟子正走忽听得丈夫哭聲急忙跑來見丈夫鬚破反赫得沒做理會有量見妻子一發疼痛傷心向前樓抱痛哭海氏亦放声哭泣有量哭道我一向睡在鼓裡若非今日看見怎知你這般苦楚曰又取起糠來一看泪如湧泉道你看這樣東西怎底下得喉嚨好痛心也說罷又哭海氏含泪苦勸方止自此每食有量決要妻子同吃

再不肯相離者。日窘一日，甚至兩日不能一餐。海氏與丈夫
笑計道：只此苦挨，不是長法。若再束手，兩人必然餓死。我有一
堂叔在松江府為守備，還有一侄海永潮在江陰為營兵，不知
那一路近些，同你去投奔他，再作區處。有量道：畢竟是守備來
路大些，莫管遠近，還是到松江去罷。二人計議已定，將住房推
與出數金做盤費。夫婦二人一同登舟，一路無辭。及到松江，誰
知海守備已調官別省，二人進退兩難，好不煩惱。海氏道：不得
了，加船家些銀子，再往江陰去罷。有量點首，即日開船。不數日
又到江陰，有量入城訪問。然一問就着，夫婦二人同至海永

潮家中，只見四壁蕭然，亦甚寒冷。永潮情意甚好，只是手底空
乏，不能周濟。每日竭力支，僅止勾完一日食用。到後來連
一日食用也還忙不來。海氏夫妻見如此光景，自不過意。那裡
還坐得住，只得告辭回去。不潮意欲再留他住几天，又因自己
艱難，力不能敷，遂向朋友處借了數金贈他，道：本欲留姑娘
姑夫住，只因家中涼薄，恐反見慢轉，又得罪。此項菲意，枉奉
為路資。容另日再來相迎。一併為情罷。二人收訖，再三致謝而
別。行至常州舟人，因本處到船，死不肯去。一人沒法，只得登岸
換舟。那里有半隻船影，尋上一日，纔尋得一隻，壞大的破船，開

口要入兩松紋方纔肯去。把有量嚇得縮頭伸舌而回。與海氏商議道：目今船價甚貴，那有許多銀子催船。况徐州米珠薪貴之時，你我縱然到家也難過活。且喜此處米糧柴草，還賤不若在此權住兩月，再圖計不遲。夫妻二人左右商量，再沒法處，遂賃一間小小茅屋住下。正一

在家平日好

出外一時難

海氏見房屋淺小，不能藏身，又恐出頭露面，招惹是非。每日只是閉門而坐，深為歛藏。然開門閉戶，拿長接短，怎處掩藏得許多。一日有量從外回來，海氏正開門放丈夫進內，只見一個人

賊頭鼠腦的，站在對門，把一雙眼一直望着門裡。海氏看見有人慌忙將門掩上，轉身忽見丈夫尚有醉容，笑問道：恭喜今日小狗兒跌在毛缸裡，開一尿運，你在那裡吃酒來。酒錢出在何處，有量喜得一聲笑，手舞足蹈，說出這個話來，有分叫只因一席酒做了離恨盃，不知有何吉凶。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奸謀鬼賠錢折貼

人婦緣何欲強求

資財費盡又羞羞

話頭空與流傳笑

反替深閨添笑壽

話說有量吃得醉醺，回來海氏問是那裡吃得酒有量，嘻的
笑道說也好笑，今早無事，偶在街上閒踱，遇着一個姓楊的，
雖是酒家出身，為人甚是和氣，說談一會，就邀我去吃盃酒，我
再三不肯，他道與我是隣居，一向少情，今日幸會，正好做個相
與，我見他羨情難却，故此領他一盃見意，不想他只不動手，就
整盃吃這一口，席間談吐，又蒙他許多好意思，真是有義氣，有
肝胆的好人，我不意在此間遇着一個知己，你道奇也不奇？海
氏道一面不相識的人，怎便將酒請你，恐其中必有甚緣故呢？
你也不談，這次擾他有量，道你太多心了，我看他做人忠厚一

見如故，決是個好人，他又不貪圖我財，不奉承我勢，有甚緣故，
不當人子，莫要屈移人心，但是我白吃他，又畏不起一個席，
好生有愧。海氏聽說也不在心上，夫妻二人歡天喜地說笑，
笑不在話下，看官你道那請他吃酒的是誰？原來這姓楊的排
行第二，是個酒家奴，走堂第一，量酒無雙，為人心地不端，奸詭
異常，每到冬春間，便臨河開個酒店，延粘漕船上，這些運卒偶
然一日，窺見海氏，生得花枝一般的嬌媚，魂迷意惑，口舌交來，
窺覷，怎奈他家這兩扇不知趣的牢門，時刻閉着，再不能看個
痛快，忽暗想道：除非與他交好，方可入門，況他丈夫在路途，又

是個貧窮之士，若丹把些銀米借貸他，不怕他不上我的套子。畫策停當，走出門來，正打帳買個帖兒去拜有量，做個入門訣。恰好劈頭撞着有量在街上閒耍，正中奸謀，遂上前扳談一會。又邀至店中，聊飲三杯，把幾句義俠之言，打動有量。有量是個老實人，聽他一片亂言胡說，信為好人，果然滿肚皮竟裝做着感激二字。故此回來在海氏面前誇獎他許多好處。海氏是婦人家，又不曾見過那個人的面，長而短，那裡曉得。聽見丈夫說得天花亂墜，信以為真，也就去開，再不盤問。從此有量與楊二往來甚密，凡有量家中柴米一時短少，楊二時時周濟。外又借

貸數金與有量，叫他營運營運，做個日生錢，却逐日來賊頭賊腦的思量窺探海氏，不知這海氏素性貞靜，雖認他做義俠好人，却更欲形藏跡，深為避匿。楊二終究沒法與他款接，又暗自計笑道：我只這樣往來幾時幾月，能成不若與他丈夫結為兄弟，假托親熱，要見嫂，待見面時，看個机会于中取事，自無不妥。于是又與有量在關帝廟搦血為盟，結拜有量為兄，果然以叔嫂禮得常見海氏了。正是

不是一番寒熱計，怎能半面見娘行。

楊二逐日在海氏面前張嘴騙舌，一會嫂之長，一會嫂之短。

叫得好不親熱。海氏也只道楊二是個真心實意的。好。又如
親叔一般相待。一日楊二知有量不在家。假意只作不知。一冒
的走進門來說尋哥。說話就一屁股坐在櫬上。再不動身。把
一双賊眼呆。放在海氏身上。越望不能定情。海氏是日常見
慣的。也不留心防他。見他不動身。認做坐守。丈夫說話不好意思
思。走去燒一壺茶。拿一隻茶鐘。放在桌上道。你哥不在家。有
慢叔。請自己用一盃清茶罷。楊二忙起身來接道。怎敢勞動
親嫂。真叫我點水難消。我在此正渴得緊。就是一點甘露也沒
有。這樣的好。海氏听得話。不投机。紅漲了臉。變色縮退。楊二又

笑道。嫂。這等青春。恁麼耐得這樣。淡薄。我看哥。全不念。也
嫂。這番清苦。倒也好笑。我做愚叔的。倒時刻把嫂。放在心頭。
着是掛念。恨不得將嫂。接家去過幾天。又恐哥不肯。海氏
只不則聲。一會又道。若把我做了哥。有這等一位西施。也似
的嫂。就日裡夜裡的跪拜敬奉。如菩薩一般。供養。還不希罕。
呢。可笑哥。爬起来。只曉得讀這兩句沒用的死書。竟是痴。
海氏心內十分惱怒。還勉強忍住。也不則聲。楊二見他不招攬。
暗自着急道。碎我只當曉了這半日的胡說。他竟像個啞。也
似的。金口也不開。一開我自己倒老大有些沒趣。起來說不得。

我如今老着臉且坐再挑他幾句看他如何遂大着胆走向前
嘻着一張嘴正待開言那海氏滿腔怒氣正按捺不住見他動
脚就心頭火起勃然大怒厲声道休得出口無狀屎口觸人我
們眼不識人誤與狗彘來往好不知分曉不識時務還不認你
那狗路今沒若再至我門口闖魂泉了你的狗皮打斷你的
狗腿楊二見他大聲罵詈入骨的叱逐嚇得魂不附體又羞又
怕抱頭鼠竄急急跑出縮頸而奔飛也似的一直奔至家中心
頭上禿禿的亂跳把舌頭伸了兩伸道好利害女子好危險婦
人那樣個溫柔模樣怎尋個惡頭子幾乎把我胆也嚇碎

又跌足道這個兇婦料然斷不可再犯我就做個斷門鏡也罷
了只是我一向與他丈夫交好為何且白花花去了若干酒食
米糧又吃他借去幾兩松紋這是那裡說起那裡勝氣他又是
個窮鬼怎處有得還我真真是人談倒灶就撞着這不湊趣的冤
魂莫說我明日不敢上他門去取討今日他丈夫回來曉得只
怕他明日還要上我門來炒鬧哩遂整日的愁了一夜不曾合
眼第二日還躲在家裡不敢出頭那知海氏雖然貞烈却有德
性恐對丈夫說知未免就要生事一則在逆旅窮途二則丈夫
是個柔弱書生恐反為人所美三則恐傳揚開去名聲不雅故

此丈夫回家他却一言不吐只作無意中勸丈夫道楊二是酒
奴小人畢竟是個市井奸險外貌魚恭內懷不軌這樣人相與
他無益還談遠他為是以後凡是這種人不但不可帶他家來
你連話也不該與他說我們如今在客途患難之中你若再與
這等匪類相交就難保無禍你須謹慎要緊有量心中不以為
然也只點頭唯唯而已正是

莫信直中直

須防仁不仁

說這場二懷着鬼胎把門閉得緊緊的坐在家裡惟恐有量來
與他尋鬧推至第三日天色平亮他暗自嚙咽道靠天造化若

再今日不見動彈就沒事了正說不完忽門上乒乒兵兵敲得
乱响心中着忙道不好不好我是死也定是那話發作我說今
日定按不過怎處怎處登時胆戰心驚弄得開門不好不閉門
又不好又听得外邊叫道楊二老怎這時還不起來做生意楊
二再側耳一听認得音聲是漕船上運卒林顯瑞始放心走出
開他進來復又將門閉上原來這林顯瑞是漕船上卒魁極其
不良最為無賴與楊二甚厚頗其習狎因連日河中水涸船滯
未行每日只與楊二宿娼醉酒賭博弄人這兩日以有事未會
今日特來尋楊二小飲顯瑞見了楊二笑道兩日不見你怎就

瘦了。楊二哼之的裝做病容道。再莫說起。我連日得了個虛心
病。幾時害死。顯瑞笑道。這個症候。果然就有此奇幻。既是如此。
我就與你起病。二人遂取兩碟小菜。幾壺熱酒。就在榻前對飲。
吃得半酣。楊二心猶在海氏。又放不下那些所去之物。肚裡打
稿兒。思量事若不成。怎生設個計較。轉央林顯瑞去取。心裡這
般想着。却也無心貪飲。顯瑞勉強相勸。剛飲得一杯。落肚。猛听
得門外有人叩响。說道。二哥在家麼。這一声。分明是陳有量的
聲音。楊二說。這事有些作怪了。又听得門響之聲。嚇得大驚。非
小不知的。確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哄上跳從今一着

鬼域舞智蛇虺逞能。巧安排設盡了圈。陳船兒已發月兒。
又升怕只怕他。那冰霜性拜神天。多幫襯。只叫他時把爐門。
何頻將窓戶。凭待區區之輕之巧。做個鑽窟進。

右調平江咽

接說楊二忽听敲得門响。問時却似疎有量聲音。吃這一驚。不
小。丹側耳細听。果然一毫不差。楊二嚇得渾身戰慄。上說如蟻
紙也似的。黃連声叫道。不好也。我的虛心病發了。倒把顯瑞老

六一嚇忙問道好端端的吃酒怎一会就發起病來楊二忙搖手道不要高聲我的病就在門外顯瑞見如此形狀失笑道外這不過是個人罷了難道是個勾魂鬼不成任憑有甚麼大事有我在不妨待我出去打發他楊二忙扯住附耳說道此人是個適德所言那話之夫也我昨日在他家那人面前偶然賦言今日必然是來起火非是我怕他但這是個窮鬼惹他則甚顯瑞大笑道還說你是個老在行呢自古道撒手不為奸而況止說得兩句趣話麼不打緊他我開他進來看他是怎麼樣的起火遂將門啓開只見有量笑嘻嘻的走將進來與顯瑞拱一拱手道

楊二弟可在家麼楊二只得出來相見看見有量滿臉笑容不像個來尋鬧的方纔放心有量向楊二道這兩日怎不過來走走緣何臉上竟有些黃瘦且見桌上有酒隨便道像是這酒淘碌壞了身子以後還該節飲為是楊二接口道連朝有些小恙今日纔好些蒙林兄沽一盞與我起病若不嫌殘同飲三杯何如有量道林兄乍會怎好相擾顯瑞道論理不談輕褻大家脫俗些罷三人于是同飲有量向楊二道我有錢把程色銀子買不得米你有紋銀可照銀水兌換幾分與我楊二沉吟半晌答道銀子放在我處今日且吃酒明日來換把你如何有量點頭

應允又飲數盃先告別而去楊二與顯瑞復又坐下痛飲楊二見有量情怀如故料已沒事心中甚喜又見顯瑞是個色鬼腰間又有幾兩現物因暗忖道我一向所去之物正沒處取償何不就出在此人身上便心生一計向顯瑞笑道看這窮鬼不出倒有那樣個好妻子老兄你若不信明早就他這錢把銀子上先教你飽看了一眼何如顯瑞狂喜道是見老兄愛厚深情碎身難報但是怎的得見的法子楊二定計道此銀他不過是買米明早只須如此如此管教你對面一見你道可好底顯瑞鼓掌道妙妙顯瑞當晚就在楊二處同宿一宵無話次早有量

來取銀子楊二道我身還也沒有紋銀你既要買米我有個幾店我去竟替你買米不但包你便宜好不好還要教他管你送到家哩你在此畧坐坐我替你去買了就來有量甚喜果然坐下守候顯瑞向楊二道我也陪你去走走二人出門買了一斗米一齊同望海氏家來只離有三兩家門首楊二將手指着道那間小小艸屋內即阿嬌所貯之處也我不便同你去恐他認得反為不美你自己去來我在此替你顯瑞遂背着那米去叩門道陳相公叫我送米來的開了門只听得嬌滴滴一應道有勞你頓在門口罷顯瑞早已換了半途却悄悄一

壁那海氏只道來人已去遂開門出來取米早被顯瑞看個親
切海氏見他還在忙將米棍進隨手把門攔：門緊這顯瑞一
見海氏果然生得美麗登時如雪獅子向火身子越麻住做一
堆魂魄蕩然竟不忍離他門口。這顯瑞二跑來一把拖著就走
說道林兄恁這樣不老成這成個什灰光景豈不被人看出破
綻來就事不諧矣。顯瑞笑道我的魂靈已被他勾將去了止存
個空身子在這裡那裡還由得我自已做主不是你來扯我若
再停一会只怕連這個空身子也要化得沒影也。楊二笑道
這一見打甚底要緊就如此着魔我不敢欺不是我誇嘴說我

還有本事叫他到你船上來不但圖個萍水相逢還可以做你
的老婆呢。顯瑞喜得跳道我的老爹我的爹：你若能周全此
事我沒齒不忘時刻跪在井子裡拜你楊二道不須性急此非
說話之所回去與你細：商量二人至家对有量道何如我的
說話不差德買了一斗米已着人送至尊府不但便宜又省况
許多氣力有量感謝不尽遂起身告別回去不題正是

只為人忠厚

反為鬼所愚

顯瑞恨不得此事速成見有量動出去就連忙向楊二求討楊
二道他夫婦歸心甚切若教他搭在你船上順路回家自然樂

從且他丈夫只一味曉得讀兩句呆書窮不可言。又借下若干銀兩。你若拚得幾兩銀子。只說聘他做個書美先生。就包你必妥。萬無一失。顯瑞欣然道。果然妙計。余陳平張良亦不能出于你之上。遂取銀三兩。遞與楊二。再三囑付道。即此可作聘金。求速妥為妙。小弟暫目告別。少刻再來討信。楊二送他出門。又吃完早飯。袖着銀子。且打帳主法去。会有量說。話恰好看見有量。在街上買柴。楊二忙叫個人替他送柴家去。自己携着有量。手同到店中。說道。弟今日替光謀美婦計。倒有個絕好机会。在此。極是順便。且又有利益。遠勝那個林兄。做人極有俠氣。腰中甚富。他要尋個寫美先生。托弟代訪。弟思哥。在此。未免艱辛。不若早回故鄉。再作區區。是以竭力推薦。已經說妥。他情願出聘金三兩。嫂。就可趁着便船回去。又不消搭干係。又不要花盤費。自。在。的一直到家。豈不兩便。好不安稅快活。不知哥。哥意下何如。有量听得可以回家。又不用盤費。喜歡不過。惟恐不成。那裡去細。存察極口致謝。應諾不迭。楊二遂將三兩銀子。取出與他。過。目道。這就是聘金。我前日替你轉借的債負。他日。來催討。左右是要清楚的。你何不笑。還了他。也好大家丢手。省得他們。又來咕聒。有量道也說得是。就如今美。也

從且他丈夫只一味曉得讀兩句呆書窮不可言。又借下若干銀兩。你若拚得幾兩銀子。只說聘他做個書美先生。就包你必妥。萬無一失。顯瑞欣然道。果然妙計。余陳平張良亦不能出于你之上。遂取銀三兩。遞與楊二。再三囑付道。即此可作聘金。求速妥為妙。小弟暫目告別。少刻再來討信。楊二送他出門。又吃完早飯。袖着銀子。且打帳主法去。会有量說。話恰好看見有量。在街上買柴。楊二忙叫個人替他送柴家去。自己携着有量。手同到店中。說道。弟今日替光謀美婦計。倒有個絕好机会。在此。極是順便。且又有利益。遠勝那個林兄。做人極有俠氣。腰中甚富。他要尋個寫美先生。托弟代訪。弟思哥。在此。未免艱辛。不若早回故鄉。再作區區。是以竭力推薦。已經說妥。他情願出聘金三兩。嫂。就可趁着便船回去。又不消搭干係。又不要花盤費。自。在。的一直到家。豈不兩便。好不安稅快活。不知哥。哥意下何如。有量听得可以回家。又不用盤費。喜歡不過。惟恐不成。那裡去細。存察極口致謝。應諾不迭。楊二遂將三兩銀子。取出與他。過。目道。這就是聘金。我前日替你轉借的債負。他日。來催討。左右是要清楚的。你何不笑。還了他。也好大家丢手。省得他們。又來咕聒。有量道也說得是。就如今美。也

蘇揚二遂某處該多小某人談若干一頓盤笑將三兩銀子笑
得精光還道某人還欠他幾分恁麼也罷待我替你還了他
罷只當送兄買菓子吃有量反感激他厚情即刻又同到船上
與顯瑞定個期約當面招會過正是

只因一着錯

弄得滿盤空

有量依舊捏着一双空手回來對海氏說知海氏心中疑惑起
來問那姓林的是何許樣人你可原認得他麼有量道他是送
酒船運卒與楊二老是契交你可放心不必多慮海氏聞得是
楊二之友大驚道楊二不是個好人他相與的自然也非正路

之輩切不可上他的船快把銀子還他有量道銀子已還與別
人恁麼處海氏着急道若如此落人圈套你恁麼主意到這個
田地不意淚流滿面幾至失聲有量方纔着慌時已無可奈何
只落道待我再去追還這些銀子退還他便了遂急去尋着楊
二說要追銀退還之事楊二睜目嚷道這樣便宜事作成了你
還口齒不一銀皆還與別人恁麼追得轉來你若退時趁早拿
出三兩頭退還他有了銀子怕不尋出個書笑來却單看
上了你快些作法若遲到明日就要討他發話連我也沒趣
了有量弄得進退兩難只得垂頭踱回那楊二飛也似去對顯

瑞說知教快如此如此而行遂恁恁本衙轉稟糧官。証有量受
催不赴。耽悞漕糧差役立押頭瑞又糾集同夥諸人。一闕至海
氏家中不由分說竟迫脅海氏登舟不知後事如何却恁生模
樣且听下回去分解

第十六回

明歸神亘古千秋

從夫去國即遭殃

青塚柔魂也斷腸

孩穉亦能說海氏

趨祠拜倒叫貞娘

話說有量見銀子已落人手。回家與海氏正沒擺佈。忽見頭瑞

領着許多人炒至家中說他受權不赴悞運漕糧當將何罪
不把他夫妻開口立刻逼脅海氏上船放在第三艙安下海氏
愁容淚眼甚是可憐。雖事處萬分無奈。並無一言板恣丈夫只
是愈加鶻歛。再不露一些頭面。一連幾天頭瑞在計右算。竟不
能一見。走去怨悵。楊二道你還允我做夫妻。如今要背。也不
能勾。楊二道畢竟是怕丈夫。得眼。你何不調他。調去。事就可為。
頭瑞笑道。此說大通。遂回去。將二十兩銀子。對有量道。頭瑞到
蕪州替我買些。薑鹽。家伙。若買得相巧。所有餘下來的銀兩。都
送與你。酬勞。誓不改口。有量為利所動。滿口應諾。進艙與海氏

說別海氏料是設的計策心內大驚忙止道你我離井背鄉只
裝二人相依還怕人美計你怎好遠去況我是年少女人落
在這隻船上不知是禍是福你若有此行我舉目無親隻身無
靠譬如生身虎牢危可立待切不可去言罷悲哭不勝有量道
懸瓠四方男兒壯志大丈夫周旋天下求名圖利亦人之常情
豈可拘繫于一處且我到蘓州不過三五日即便回來這頭
瑞亦是老實之人你何必多心致疑料亦無甚大事海氏哭道
你怎不知利害莫說三五日只消你前腳出門我後腳遭殃是
亦未可知你想此處是個什處所在却丟我一人在此萬萬不

可亂動有量滿心只認做沒事又說道那個男子僕不出門
說得這等怕人自古說道許人一諾千金難移我既對他說了
再無不去之理但我難然外去想顯瑞諸人青天白日亦未敢
行橫于你該若有不測之事你操持堅守自己保重他也可法
以處况我轉眼就回有何妨碍我包管你得沒事海氏又大哭
道你若決意要去寧可帶我同去你我自做夫妻從不曾一日
相拋情願生死同在一處今日決難相離遂扯住丈夫衣服哭
泣酸心哀聲悽楚有量見海氏這樣光景亦竟動情傷心恣
不捨又再慰了一番外邊顯瑞見有量許久不出來恐事有反

卦即催喊登舟，却進艙將有量扯出，扶上一隻小船如飛的去。了海氏痛心，發倒艙中，好不傷心。正是

無計留君住

傷心只自知

再說這糧田例，每年祭金龍四大王，定演神戲。次日恰值做戲之期，顯瑞就欲于是日挑撥海氏，絕早起來刑牲，叫長年藍九捧盤盛血，藍九失手將盤一側，把血撥在滿地。顯瑞大怒，將藍九揪過來，打了一個臭死。藍九被打頭青臉腫，敢怒而不敢言。顯瑞心懷不悅，道：「我今日一天好事，全在這一本戲上成功。侵早就被這狗頭失手，弄了一身穢物，好沒利市也罷。一索不要

忌諱，遂將戲場設在船傍，緊靠海氏艙口不遠。先備一桌齊整酒席，喚那兩個相好的舟婦送去與海氏，說是頒神惠。海氏閉門不納，一味峻拒。顯瑞又將簾子掛在艙門口，令二婦請他看戲。海氏一發不肯一顧，把門關得如鐵桶相似。顯瑞大夫所望越發着迷，次日又去，怨帳楊二道：「他連戲也不肯出來看，真說想做夫妻，就只指望做個萍水相逢。還料然不能，豈不在費我許多物料？」楊二亦譏笑道：「那裡有個女來就男的事？你何不進他艙去下手？我只愁弄的他上你的船。至于上手之事，我怎能幫助得你？」好不聰明。你是一個有力量的男子漢，反不能制

一個柔弱女子，底頭瑞點首笑道：「兄言大是有理，就忙回來。」取白銀五錠，令二婦進艙款；對海氏說道：「林郎多致娘子，些須微物，權奉娘子一笑，待另日再製首飾珠帛，替娘子粧戴。」海氏大怒，拿起銀子，就向艙外一擲，大聲罵道：「該死奴才，坐牢強盜，好生無狀！誰在我面前敢輕薄嚼舌，罵得性起，連兩個婦人也祇他一頓臭罵，嚇得夾着一泡騷尿，飛奔出來。」頭瑞亦甚駭然，又私忖道：「騎虎之勢也，怕不得許多，只得要強做了。」于是到半夜裡，將艙板撬開，鑽將進去，只望乘他睡熟，掩其不備，就好行強。那知海氏端端正正，坐在裡面，見頭瑞進來，遂大喊殺入。同船諸人雖然聽得，都長怕頭瑞，不敢則聲。頭瑞見他叫喊，全然不怕，竟奔海氏用力亂扯，海氏儘力號叫，呼喊愈急，驚動隣船家人，一齐聲張道：「林某莫要弄出事來，不是當要的。」頭瑞見已驚破多人，意氣阻喪，自料決然難安，方從放手索興而回。心內十分不快，只得匆匆安寢。正是：

搗盡西江水

難洗滿面羞

頭瑞雖然出來，沒趣睡覓，一心却還聽着海氏艙中，耳中微聞爰苦命親夫數聲，以沒漸，哭得聲低，哀，淒慘，再停一会，又聞窸窣之聲，頭瑞忙喚二婦去看時，已自投繯，瞑目時，乃六年。

正月二十七日事也。顯瑞傍惶失措，忙將屍骸藏在米中等待。過江時，好拋入江裡。又恐漏消息，遂禁住船上人，不許上岸。過了幾天，顯瑞與兄弟林四商議道：「有量目今將好回來，倘然要起人來，怎處？」林四畫策道：「可懸十兩銀子，做個信約。若船上有人來，怎處？」殺了有量回來，除此之外，還謝他十金。顯瑞依計而行，果然登時有人應募，却是藍九欣然願去。除殺有量，顯瑞大喜，再三囑咐德密務在必要回來，還有重謝。藍九道：「這事打什麼緊包，信停當，不勞耽心。」遂拿着信約銀子，悄悄上岸，打了一個幌子，一直竟奔到監，見理刑朱公處，出首朱公大驚，怕張揚

出去，致惡賊逃之。立刻傳在歷，廖君因顯瑞親拿惡賊，廖公極有作為，但出首之人，藏躲極多，不知林顯瑞在那隻船上。忙到官衙，取允耀簿籍一查，上載某月日，衛官審潘遐，下旗丁林顯瑞，米若干，廖君遠急出城去，見雷衛官時，已二鼓。雷衛官從夢中驚醒出來，接見廖公，對他道：「這差上司嚴檄某船藏匿逃人，特來查勘。」雷衛官倒吃了一嚇，即刻同至某船，叫船上人俱來，点名，点至顯瑞，廖公道：「這就是逃人。」與我鎖起來。眾人驚愕，顯瑞尚昂，雄辯，只見藍九從灯影中跳出來，執証。顯瑞已知為其所賣，嚇得啞口無言。廖公道：「連夜送監。」次早，顯瑞令人將白

金私獻繆公，求他緩獄。繆公將獻金之人重責三十板，將銀擲出，隨即到船上，驗屍。藍丸就往米中爬出，繆公領眾人上前一看，只見玉色柔膚，如生面，親一些未改，臉上淚痕還在。衣服雖然鶻結，却褲與裙連，裙與衣連，裏外上下互相交綴，兜底密縫，乃是他丈夫去後，恐有奸人暗弄，自己細細連縫的。當時看的人就如山擁，無不噴噴嘆異。繆公分付掩好，不可輕露。貞肌當日合城官府俱來看視，忙催棺盛殮，理刑朱公回衙，將顯瑞痛責四十並一夾棍，定成斬罪。當時顯瑞百般謀笑，教兄弟林四到某處放牌，說運難于更替，到某處訴辨，說海氏死于反

目與顯瑞無干，朱公堅執不聽，做成死招，申詳上司。林四聞知，心頭一悶，捶胸跌脚，在淮安飯店吐血數升而死。顯瑞計窮，方纔追悔，深恨楊二害他，斷不令也。獨生遂將楊二咬哄之毒，海氏前後貞烈之狀，遍告同獄，所以一發流傳甚悉。正是

天作孽猶可為

自作孽不可活

再說有量在蘇州，忽得一夢，見妻子抱住他，哭道：「我的苦命親夫，你從今以後，再休想見你妻子了。我已被人陷害，身入黃泉，我仇賊不日亦死，你還在此做甚？你可速速回家帶我出魂，可去我冥土之中，自常隨你，亦不必苦楚。我自恨命薄，不

能與你白頭相守，半路相捨，心如刀割，你須另娶別室。家門保
重，為是言罷，哽咽而去。有量你睡夢中驚醒，甚是駭異。即刻收
拾到來，乃顯端下獄之第三日也。撫棺痛哭，死去更醒，正哭間
恰值江陰營兵，任海永潮亦得一夢，故此同日趕至，捶胸大慟。
遂一齊進城，連告楊二。正逃避在外，左逃右逃，只是不
得走。離常州早被差人拿獲，扭解送官。到城門只見那看的
衆人，動了公忿，忽聽得一聲喊，衆人俱向前拳打脚踢，磚頭棒
槌如雨點般一齊亂下。將楊二登時打做個肉餅兒，竟不分出
個頭尾了。差人只得空手去，回滾本官。那常州一府官長士民

莫不到海氏棺前一吊，詩文纍積成山，何服于餘。連樵負板以
及嬰兒婦女無不赴棺嘆息。有前進士趙正安率子侄併耆老
周時南等，到棺前欲傳像設祀。啓棺一看，時已七十餘日，容貌
如生，色不萎腐。邑庠瞿懋昭捐地以塋，醫奉牛以端為首，募構
立祠。旬日立辨，今祠在龍嘴地名。過有數月，理刑朱公已請下
旨，意將顯瑞梟首正法。衆人猶將瓦礫一齊打得稀爛，人稱快。
海氏自立祠之日，鄉扎慶邑中鄉老日，神靈赫濯，香火日二
一日云。



